

心晴坊
女性阅读

悦读

愿相随

终结篇下

一部小山女
凤凰涅槃的
传奇巨作

鲜橙
作品
XIANCHENG
ZUOPIN

如今已威震江北
当年娇俏女
创最霸气古言
人气大神 **鲜橙**

终于懂得女人心
堂堂世子爷

策马扬鞭伺子梁，此生携手爱相随，
硝烟散去繁华醉，江上兰舟落日催，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愿相随

鲜橙——著
YUAN
XIANGSUI

终结篇
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相随. 终结篇 : 全2册 / 鲜橙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399-6794-3

I. ①愿… II. ①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1525号

书 名 愿相随. 终结篇 : 全2册

作 者 鲜 橙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夏 童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794-3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二十一章 道出身世

002

第二十二章 嫌隙渐生

017

第二十三章 一叶障目

031

第二十四章 生亦何欢

044

第二十五章 武功尽失

058

第二十六章 风云突起

073

第二十七章 洞房花烛

087

第二十八章 情真意假

103

第二十九章 借刀杀人

116

第三十章 锥心之痛

130



目录

第三十一章	诞下女娃	144
第三十二章	等你归来	159
第三十三章	兵不厌诈	174
第三十四章	醉眼迷离	188
第三十五章	泰兴失陷	202
第三十六章	各有责任	218
第三十七章	阵中英姿	232
第三十八章	一场混战	242
第三十九章	吐露真心	249
第四十章	现世安稳	256

轻风只笑良辰



第二十一章 道出身世

泰兴水军一直在那江中岛上按兵不动，也不知在等些什么。封君扬落在后面的大军却是很快赶到，与郑纶合兵一处，在宛江沿岸设防，将泰兴水军牢牢盯死。很快，江南水军也从清湖出发，往宜平而来。瞧这情形，泰兴水军若不想战，唯有退回泰兴。

十月十六，慧明与朝阳子一行人起程前往盛都。辰年将他们送到了宛江渡口，眼看着他们登船而去，这才打马回转。封君扬瞧她情绪低落，出言劝道：“待宜平事了，咱们就回盛都，到时就又能见到了。”

辰年轻轻点头，回头瞧了一眼那远远跟在后面的亲卫，策马靠得封君扬又近了些，轻声问道：“芸生可有消息？还一直在拓跋垚那里吗？”

见她终于肯面对这些事情，封君扬心中微微松了口气，答道：“是。”

辰年不觉微微皱眉：“这拓跋垚也是奇怪，把芸生劫去快有三年，却迟迟不肯立她为后，也不知心中做的何种打算。”

封君扬默了一下，道：“其中涉及到鲜氏内部的权势之争，究其根上，还是鲜氏新旧势力的争斗。”

辰年眼珠转了转，又问道：“可你与芸生还有婚约，该如何解除？”

封君扬不在意地笑笑：“不外就是两个法子，要么贺家寻个借口，解除婚约，要么就是我提。”

辰年不觉奇道：“你要怎么提？”

封君扬含笑瞥她，答道：“实话实说呗，我瞧上别的女子了，要娶她为妻，所以只能做个负心汉，与贺家姑娘退婚了。”

“这样不好。”辰年思量片刻，才又说道，“过了年，你满了孝期，到时势必要提婚姻之事，芸生既还在鲜氏，贺家自会想法子退婚。这样一来，无论是对你还是芸生，都更好一些。”

她这样全然为他考虑，封君扬心中自然十分欢喜，应道：“好，我听你的

就是。”他停了一停，又想趁热打铁，试探着问辰年道，“那你呢？什么时候写个和离书给郑纶？”

“和离？”辰年略有些意外。

封君扬不觉沉了脸：“不是和离是什么？难不成还要他写休书给你？”

辰年被他问得无话，道：“这事还需得与郑纶一起商量才好，毕竟是与她有关。”她忽地记起那日郑纶在城楼上与她说的话来，不禁微微垂头，低声道，“其实无论是和离还是休妻，传到后世，你怕是都要落个抢夺臣妻的名声，于你，于他，都不好听。”

封君扬有意要她心生内疚，轻哼一声，道：“不好听也没法子，谁叫你之前做事不考虑后果，只为往我心口戳刀子，竟将婚姻大事视作儿戏。”

辰年抿了抿嘴角，解释道：“我那般行事虽然莽撞了些，却也不全是为了与你赌气。我那时只想着自己反正也不会再嫁人，至于郑纶那里，待日后他有了心爱之人，给我一张休书便就是了。反正他是男子，不会受名声所累。”

“嗯，你怜悯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唯独不心疼我一个。”

辰年听出他话里的酸意，辩解道：“他们不是毫不相干的人，他们在我眼里，就是另外一个清风寨。我没能护住清风寨，就想着怎么也得把这些人护住。”

封君扬知清风寨是她一个解不开的心结，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道：“辰年，清风寨之事，确是我考虑不周，我只是没想着它对你能有这般重要。”

辰年淡淡笑了笑，摇头道：“和你无关，莫说是你，便是我自己之前都不曾想到。我以前只当那不过是我落脚的地方，待失去了才知道，那是我过去十六年的生活。”

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下来。待回到城守府，已是过了晌午。封君扬有军务要去处理，辰年也压了不少寨务，两人在前院分开，一个去了正厅，另一个却转去了书房。

因着温大牙不在，辰年顿时觉出那寨务的繁杂来，她找了鲁嵘峰与朱振等人过来，几人直忙到天色转暗，这才能停下来歇口气。外面有侍女送了糕点进来，辰年料到定是封君扬所送，突然起意过去看他，便就叫鲁嵘峰等人先吃些糕点歇一歇，自己却悄悄地往那书房寻去。

行至半路，遇到郑纶从封君扬那里出来，两人正好走了个碰头。郑纶微微一愣，看辰年两眼，淡淡唤道：“谢寨主。”

这还是自郑纶带兵来救宜平后，两人第一次碰面。上一次夺宜平时，他

二人也算曾并肩作战，后又经历婚嫁一事，辰年觉得此人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对他印象大为改观。她向他笑了笑，随意问道：“你刚从你家王爷那里出来？”

郑纶略略点头，转头吩咐了身后的两个亲卫自行先走，又问辰年道：“谢寨主若是有空，可能陪郑纶走一走，说几句话？”

因着婚嫁一事，辰年心里对他存了几分内疚，正想着寻他道歉，现听他这样要求，便就应道：“好，正好我也有话要与郑将军说。”

两人沿着府中小径漫步缓行，郑纶忽问辰年道：“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郑将军先说吧。”

郑纶毫不客气，道：“也好。谢寨主，我这人一向不会说话，有些话怕是说得中不中听，还请你莫怪。”

辰年看他一眼：“你有话直说便是。”

郑纶道：“最早在青州，我刚见谢寨主的时候，对你印象实在不佳，你油滑狡诈，言语轻浮，先与那叶小七亲亲热热，回过头却又与王爷纠缠不清。你若肯安分守己地做个姬妾也就罢了，偏又恃宠而骄。”

辰年不想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意外之余又觉羞怒，用力抿紧了唇瓣，默然不语。

郑纶并未看她，只一味地讲自己的话：“王爷那般苦苦留你，你却一心要走，惹得他为你失态。我开始想你还算有些骨气，谁知你说着要走，绕一圈却又到了他眼皮之下，引着他，逗着他，故意和那陆骁不清不白，玩些欲迎还拒的手段。”

听到此处，辰年脸色已是十分难看，她停下了步子，僵硬着声音问郑纶道：“可说完了？”

“没有。”郑纶回过身看她，沉声说道，“你虽私德有亏，却又收拢山匪，救助流民，也算是懂几分大义。只凭这个，便是我瞧不上你的言行，可也需得给你几分敬重。”

辰年不由得嘿嘿冷笑一声：“我可真当不起你这几分敬重。”

天色渐黑，却越发衬得她一张俏脸惨白无色，唯有一双瞳仁漆黑发亮，似是已被怒火烧得炙人。

郑纶面面无表情地看她两眼，继续说道：“等后来夺下这宜平，你又说得那样大义凛然，好似能为这城中守军与百姓舍身成仁。我还真当你是大仁大义，

以身家性命、个人前程做赌，明媒正娶你。不想你头上还顶着郑夫人之名，却淫荡无耻，与王爷白日宣淫，你——”

辰年再听不下去，扬手向他脸上扇去。郑纶没有防备，辰年动作又迅疾无比，就听得啪的一声脆响，这一掌竟正正地打在了郑纶脸上。郑纶先是一怔，随即便就大怒，挥掌向辰年打了过去。

辰年武功虽然大为精进，可与郑纶相比却还是不及，只挡得几招，就被他迫得连退几步，撞到了一旁树上。她背后伤口刚刚开始结痂，这般一撞，立刻迸裂，痛得不由得周身一僵，眼中顿时蕴上了泪。

郑纶心中恨她至极，可瞧她这个模样，竟还是心头一颤。一时间，他只觉得恨，却分不清到底是恨她还是恨自己。像是为了压下心中的异样情感，他忍不住故意去折辱她，好叫她同自己一般的难受，“你恼羞成怒了？我可说错你了？”

辰年双目圆瞪，怒火冲冲，一字一顿地道：“郑纶，你是乌龟王八蛋！”

郑纶自嘲一笑，说道：“说得没错，正就是乌龟王八蛋。现在谁不知我郑纶头上的帽子绿得油亮？”

辰年道：“你我婚姻本就是有名无实，现在宜平已归封君扬，天下人都知道那场婚礼作不得真，不过是来糊弄贺泽，便是我与封君扬在一起，坏的也是我的名声。”

郑纶闻言回道：“实情是一回事，明面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就如王爷在朝中说了我是叛逆，那我就只能是叛逆，便是再次归顺朝廷，也是我悔不当初，迷途知返。绝不是之前就忠于王爷，为他才杀了薛盛英，夺下青州。所以你再嫁他，传入后世，就是他霸占臣子之妻，是他为君的污点。”

“可我现在没想着用谢辰年这个名字嫁他！”辰年强自忍泪，因着绷劲过大，身子已是隐隐有些发抖，颤声道，“我可以舍了谢辰年的身份，更名改姓。”

郑纶剑眉紧皱：“你真要换个身份去给他做妾？”

“我绝不给人做妾！”

“你不做妾？”郑纶并不知芸生人在鲜氏，略一思量，心中不由得更怒，“难怪你要这般折腾，原来竟是为了逼王爷娶你为妻？那芸生小姐怎么办？”

辰年不知他这般愤怒是从何来，瞧他这般步步紧逼，也不想再与他解释，只怒道：“这是我和封君扬的事情，与你何干？你不是喜欢芸生吗？她嫁不了封君扬，你该暗中欢喜才是。难不成你愿意瞧着自己喜欢的女子嫁与你的主

子？这算什么忠心？”

郑纶闻言，想也没想，扬手就向辰年面上扇去，手到半路，才猛地惊醒过来，强行收住了手。辰年抬脸看向他，挑衅问道：“怎么？被我戳中心思了？你这才该叫作恼羞成怒吧？”

郑纶被她这话又激得大怒，寒声道：“你不配提芸生小姐。”

“我不配？”辰年怒极而笑，“因着什么？因为出身？郑纶，你说这么多，寻我这许多不是，不就是瞧不起我的出身吗？同样的事，我做了就是轻浮放荡，芸生做了便是天真无邪。我与封君扬纠缠三年，天下尽知，名声全无。她落于拓跋珪手上，到如今世人皆还以为她是深闺淑女，清白无辜。”

郑纶听得一僵，问道：“芸生在拓跋珪手上？”

辰年早已气急了眼，对他的问话充耳不闻，只一句句地问道：“出身？何为出身？你只知芸生是贺家嫡女，你可知我生父也是贺臻？你只知她母亲贵为云西郡主，你可知我母亲乃是鲜氏王女？我母亲才是贺臻发妻，我才是他真正的嫡长女！”

郑纶被她这些话惊得愣住：“你说什么？”

辰年讥诮地笑，冷声道：“这就是你们所看重的出身，可我偏偏瞧不上。”

说完这话，她向着郑纶挥出一掌，迫得他退开，自己趁机脱身，飘然而走。她身形极快，待郑纶反应过来，直追出后园角门，也没能看到辰年身影。到了这时，郑纶反倒是冷静下来，他虽是怕辰年出事，却也知不能惊动封君扬，只独自一人沿街找寻辰年。

再说辰年这里，一路疾行却是漫无目的，直到天色黑透，街上也没了行人，她这才渐渐慢了下来。她知郑纶一向不喜自己，却从不想在他眼中会是这般不堪。她虽曾说过已不在意名声，可真听到别人嘴中的自己，心中难免还是焦躁烦闷。

可即便这样，她还是要嫁阿策。只要他是真心，她就不怕。他既然肯不顾一切地娶谢辰年，谢辰年就敢为他抛却一切。纵是依旧如她母亲一般，落得个惨淡收场，她也不惧！

这样一想，辰年心绪顿觉平静许多。她心既静下来，耳目便也就聪灵许多，很快就发现身后有细微的脚步声一直跟随。辰年迟疑了一下，回过身去，沉声问道：“这位朋友，你跟了我这么久，可是有事？”

片刻后，那巷子深处便走出一个青袍男子来，恭声与辰年说道：“谢姑

娘，我家主人想要见您，特命小人前来相请。”

辰年微微皱眉，问道：“你家主人是谁？”

那男子淡淡一笑，答道：“谢姑娘见了就会知道，还请您随小人出城与他一见。”

辰年冷笑，道：“你们主仆连身份都不敢示人，凭什么我就听你们安排？”

不想那人却是说道：“谢姑娘若不肯去，那就请您恕小人无礼了。”

他说着就缓步向前，竟是要对辰年出手。辰年瞧那人两侧太阳穴微微鼓起，知他必是内家高手，不觉有些忌惮，故意冷笑两声，威胁他道：“我劝你还是切莫动手，第一，你不见得能打过我，第二，便是你能打过我，也带不走我。我亲卫就在附近，很快就到。”

她本是故意吓他，不想那人却真的停下了步子，道：“姑娘说得不错，主人命小人来请您，小人若是向您动手，他必定不喜。”

辰年微微有些诧异，抬眼瞧见郑纶从远处过来，这才明白这男子为何会突然变了态度。

那男子趁郑纶未到，又低声说道：“小人主人姓贺，单名一个臻字。还请谢姑娘看在他为您不远千里而来，出城与他一见。”

辰年只觉得脑子一空，恍惚片刻才能回神。

郑纶这时已是走近，看也不看旁边那男子，只与辰年说道：“天色已晚，还请谢寨主回去，以免王爷担心。”

这个时候，辰年绝不会与他斗气，闻言只是缓缓点头，转头看向那青袍男子，笑道：“眼下正是战中，若是他扣住我充作人质怎么办？你回去告诉他，若想见我，那就进宜平来。他既然是不远千里而来，那我定然会好好招待。”

那男子微微弓腰，无声退走。待那人身形远了，辰年这才看向郑纶，冷声问道：“怎么？你羞辱我还嫌不够，非要追过来再骂几句？”

郑纶并不理会她言语中的讥诮，只问她道：“你真是贺臻之女？”

辰年冷冷一笑：“此事与你何干？”

郑纶又问道：“你要以芸生之名嫁给他？”

辰年抬眼看他，一字一句地答道：“你放心，我绝不会抢你芸生小姐的身份，你瞧着它千好万好，在我眼中却一文不值。”

这个回答叫郑纶疑惑不解，他皱眉看向辰年，问道：“为什么？”

当年那赐婚的圣旨上写的就是贺家嫡女嫁封君扬，若真是如她所说，她

也是贺臻亲女，那她用贺家嫡女之名嫁封君扬最是名正言顺。纵是封氏夫人反对，可芸生此刻人在拓跋珪手上，封氏夫人也无可奈何。

辰年是一时激愤，才会向郑纶说出自己身世，此刻心绪渐平，哪里还会与他说自己生父生母的过往。她冷声道：“郑将军管得也太宽了些。当初你我二人成亲时便有言在先，一切不过是做给人看。你现在却出尔反尔，好似我真嫁了你却与人偷情，对你不住一般！”

郑纶心中怒气又生：“无论是真是假，你现在都是郑纶之妻，不该再与王爷不清不白。”

辰年听他这般说，气得反而笑了，反问道：“你这般揪着那场婚礼不放，对我肆意辱骂，到底是恼我所谓的背叛，还是为了你的芸生小姐打抱不平？”

郑纶一时被她问住，那答案分明就在舌尖，他却不敢往外吐露，就好像那是一只被他禁锢了许久的怪兽，放出来便要食人。他不敢，也不能放它出来。

辰年见状讥诮一笑，又道：“你喜欢芸生，是大胆追求也好，是默默守护也好，你爱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是你的事情，我管不到。同样，我嫁不嫁封君扬，是我的事情，轮不到你管！只是你别以为自己的感情就纯洁高贵，别人的就低贱无耻。郑纶，我今日言尽于此，日后你瞧着我是贞洁烈女也好，是淫娃荡妇也罢，我绝不在乎！”

她说完便走，再不理睬郑纶。郑纶倒也没再拦她，只独自一人站在街头，微低着头，良久不动。

封君扬自叫人给辰年送去糕点，便料着她会来寻他，不想直等到天黑仍不见她前来，待派人过去一问，才知辰年竟是一早就出去了。他心中不觉有些紧张，忍不住起身往外面寻来，人刚到廊下，辰年却是从外面回来了。

封君扬微微松了口气，立在那里等她走近，低声抱怨道：“出去也不和人说一下，又不肯叫人跟着，还当你是又跑了。”

辰年心情本是极烦闷，听了这话却是不由得笑了，道：“你这是什么话？好端端的，我跑什么？”

封君扬没有接话，垂了垂眼帘，跟在辰年身后进入屋内。屋内烛火一照，他这才瞧出她背后衣衫上隐隐透出些血迹，不由得面色一变：“怎么回事？你背上怎么有血？”

被他一提，辰年这才觉出后背伤处隐隐作痛，反手摸了摸，果见指尖上沾了血迹。她不想封君扬因自己与郑纶生隙，便就含糊答道：“不小心撞了一

下，许是伤口又破了。没事，你去叫个侍女进来，帮我重新上些药就好了。”

封君扬盯着她问道：“你和人动手了？”

辰年点头，半真半假地答道：“刚才在街上转悠的时候，发现有人跟踪我，就过了几招。”

“什么人？”封君扬冷声问道。

辰年淡淡一笑，道：“说了你怕是想都想不到，是贺臻派来的人，若是没有猜错，我的身世怕是被他知道了。”

封君扬听得微微一怔：“贺臻来了？”

“嗯，说是在城外，想要见我一面，被我拒绝了。我叫那人传话给贺臻，若想见我就进这宜平来，我定会好好招待。”她说着，又觉出那背后疼痛来，不由得吸了口凉气，抬眼见封君扬立在那里不动，催促他道，“快去寻个侍女进来给我上药啊。待回头我再与你细说此事。”

封君扬这才似回过神来，道：“还寻什么侍女，我来给你上药就是。”

他上前来帮她解衣带，辰年脑海里却忽地响起郑纶的话来，不由得摠住了封君扬的手，低声问道：“你可觉得我轻浮放荡？”

封君扬闻言动作一顿，问道：“何出此言？”

辰年垂目答道：“我自小就与叶小七他们混在一起，全无男女之别。认识你不过月余便就失身。待到后来，又与陆骁形影不离。便是现在，我头上还顶着郑纶之妻名头，却又和你这般情形，岂不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水性杨花——”

“闭嘴！”封君扬轻声斥道，他伸手将她面庞抬起，与她目光相触，“哪里有人这样骂自己的？”

辰年苦涩一笑，道：“可别人眼中，我就是这般。”

封君扬正色道：“别人怎样看，与你我何干？我知道你不是！你与叶小七是兄弟之义，与陆骁是朋友之情。至于郑纶，与你更是毫无干系。你只与我才是男女情爱，你我既然两情相悦，又何错之有？”

辰年知他一向能言善辩，可此刻听了这话，心里却是感动，怔怔唤他道：“阿策……”

封君扬向她笑笑，取了伤药过来给辰年涂抹，口中轻声训道：“以后不许再说这些浑话。”

辰年用衣服护住身前，老实地背过身去，由着他给自己上药，过了片刻，却是不禁轻笑出声，道：“我说了实话你可莫要生气，当初我对陆骁也曾是动

了心的，他对我很好，我曾想着等我能把你忘记了，就和他在一起，也是不错。”

她想封君扬许是会气恼，至少要说几句酸话，不想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是低声说道：“我知道。”

辰年不想他这样回答，转过头去拿眼瞄他。封君扬瞧她一双瞳仁漆黑明亮，灵动鲜活，不由得轻笑，伸手将她头轻推了回去，笑道：“看什么看？这事我要记你一辈子。”

辰年皱了皱鼻子，小声辩驳道：“我也就是动心了一小下下。”

身后的封君扬半晌无声，她正奇怪间，他却弯下腰来，将头轻轻抵在了她的背上，喃喃道：“辰年，我很害怕。”

辰年愣了一愣，却是会错了意，不觉笑了一笑，道：“都过去的事情了，你还怕什么？”

她说着，又转回身来，与封君扬正色说道：“说到此处，我有话要与你说。阿策，你现在虽愿为我不顾名声，我却不要你落‘君夺臣妻’之名。你帮我在江南或者岭南寻个身份吧，无论是世家也好，是平民百姓也好，只要不是贺家之女，什么都好。”

她会说出这话来，封君扬并不觉意外，可心里非但不觉丝毫欢喜，甚至还有着隐隐的恐慌。他怔怔看她片刻，忽地说道：“就做谢辰年，我不要你换身份，我要你光明正大地嫁我。”

辰年听得微笑，可笑着笑着，却又忍不住落泪。不等封君扬伸手过来擦，她自己就胡乱地抹了两把，“换吧。其实叫什么都不打紧。”她顿了一顿，才又低声说道，“阿策，我之前那般拧着要做山匪谢辰年，不过是因为我那时实在没的旁人可做。”

她不想做他的姬妾，眼睁睁地看着他娶妻生子，看着另外一个女子比她更有资格站在他的身侧。她也不愿回那与她有杀母之仇的贺家，顶着芸生的身份嫁与他。所以她只能咬紧了牙，做她的女匪谢辰年，他们越是瞧不起她，她就越要挺直了脊背，做她的谢辰年。

脸上的泪怎么抹都抹不净，辰年不觉有些难为情，低下头去整理自己的衣衫。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能勉强控制住情绪，笑道：“你莫要看我笑话，也容我这个任性，我实在是无法回去贺家。我的母亲死在那里，他们瞧不起她，他们害死了她……”

她说不下去，刚止住的泪又涌出来。封君扬不言，忽地将她拥入了怀里。

他手臂用力很大，将她搂得极紧，牵扯得她伤口都有些作痛，辰年不禁低声叫他：“阿策？”

封君扬仿若不察，只低声说道：“辰年，我以后会对你好，你信我，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人说凡是女子，都易被“情”之一字障目，辰年只当封君扬是被自己感动，闻言反而破涕为笑，娇嗔道：“你就该对我好！”

她将封君扬推开，又道：“咱们不说闲话了，说些正事。你说贺臻怎的查到了我这里，拓跋珪只会瞒住我的身份，陆骁也不会说出，难道他有我义父下落了？”

封君扬垂眼，默得片刻，答道：“不知。”

辰年想了一想，又问道：“你说他敢不敢进宜平城？”

封君扬这才抬眼看她，反问道：“你可想见他？”

辰年不觉凝眉，轻声道：“我不知道，阿策，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害死我母亲的元凶，却又是我的生身之父，是我会一直恨着却又永远无法寻仇的人。”

封君扬轻抚她的头发，柔声道：“既然这般，那咱们就不见他。”

“为何要躲？他若敢来，我就敢见他。我倒是好奇他见了我会是什么态度，是与我叙父女之情，还是来痛斥我帮外人夺他宜平。”

封君扬一向会算人心，可此刻却也不由得忐忑，猜不透贺臻来宜平会是什么态度。他默了片刻，轻声说道：“反正咱们也不想着他，还管他是什么态度做什么！”

辰年闻言不由得也笑了：“就是。”

翌日便是十月十七，辰年二十岁生辰。因她生辰与母亲忌日只隔了两日，穆展越从不肯给她庆生，后来她又独自挣扎生活，更是顾不上讲究这个。早上封君扬给她送了一大碗寿面过来时，辰年愣了一愣，才反应过来，不由得拍额道：“竟然自己都忘记了。”

封君扬笑着看她，催促道：“快些吃了这面，我带你过江去南岸玩。”

辰年微微瞠目：“去南岸？你军中军务怎么办？我昨日也积攒了好多事没做，鲁大叔他们若是寻我怎么办？”

封君扬闻言只是笑，凑近了她小声说道：“不管他们，我们早早动身，不叫他们逮到。”

辰年被他的孩子气感染，飞快地点了点头：“那好，你等我，我这就吃

完！”

她端着面碗狼吞虎咽，封君扬却又看不下去，忙道：“慢些，慢些，哪里有这样吃东西的！”

辰年笑笑，胡乱地吃了那面，进屋换了衣装出来，向封君扬笑道：“快些走，一会儿就该有人找来了。”

她只随口一说，谁也没有在意。封君扬牵了她的手，拉着她大步往外走，快到院门时，却见顺平气喘吁吁地找了来。辰年一眼瞧见，不由得捂嘴偷笑：“坏了，现在就有人来堵你了！”

说话间，顺平已是跑到了跟前，虽看出封君扬眉头微蹙，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禀道：“王爷，城门那里传来消息，说是贺臻来了。”

封君扬察觉到身旁的辰年明显微微一僵，他手上不自觉地加大了力气，将她的手握得更紧。辰年回过神来，抬眼看他，微笑说道：“没事，他既敢来，我见他就是。”

封君扬向她点头，应道：“好。”

他牵着她的手，同她一起去府门外迎贺臻，等了约莫一盏茶的工夫，街角处转过十几骑来。为首的是宋琰与一个武将，四十许的年纪，眉目刚毅，鼻梁挺直，下颌方正，着一身青色战袍，隐带一股肃杀之气。

辰年曾无数次想过贺臻的模样，该是如何的惊才绝艳，风流潇洒，才能叫母亲倾心，甘愿抛家弃国，只身相随。今日一见，他与她想象中的并不相同，可却觉得他本就该是这个模样才对。

直到府门之外，贺臻才勒停战马，静静打量辰年。辰年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微微抬起下巴，迎着他的视线，挑衅般地望了过去。

她这个神态叫贺臻有片刻的恍惚，仿若又看到了那个立在宛江边上的女子，她也曾这般骄傲而倔强地看他。贺臻眼神稍稍软化了些，出声问辰年道：“你叫辰年？”

辰年抿唇不答，直到封君扬暗中轻握她的手，这才沉声答道：“不错，谢辰年。”

贺臻视线从封君扬与辰年两人相握的手上一滑而过，翻身下马。

封君扬松开辰年的手，往前迎了两步，向贺臻行了子侄礼，不卑不亢地唤道：“不知贺将军驾临，未曾远迎，还请恕罪。”

贺臻淡淡应道：“云西王客气了。”

封君扬往旁侧避了一步，不露痕迹地挡在辰年身前，把贺臻让向府内：